

《籮底橙》

四師巡迴討論會出席者寥寥，場面冷清，據聞連同主講者和工作人員也只得二十人出席，可說慘淡收場。

梗係啦！討論吓你係唔係籮底橙喎，少人出席屬正常之事。如果題目改為「師範精英學生前途問題討論」（或薪金都可以），仲肯定有答案，咁就一定爆棚了。

《無能？》

有人在民主牆大書「今年學生會無能！」三字句，似乎對今年學生會的幹事非常不滿。

喂！大佬！究竟你呢句說話係對人定對事呀？定係兩樣都係，請講清楚D呀！

總編按：唉，真係好想知道點叫有能力點叫無能，可惜寫果個人無簽名呢！

《習慣成自然》

聽導師的埋怨，謂今年有很多一年級嘅同學在實習期間表現不理想，態度散漫，課堂準備不足，態欠積極，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云云。

咁當然啦，平時幾萬人塞在個課室裡面上堂，學到幾多都成問題啦！而且平時習慣咁傻傻憨憨咁上堂，所謂潛移默化，咪連出去實習都係咁款囉！

唉！今年嘅四眼仔全部都要畢業咯，下年就靠你哋自己收風擺料啦，真係好唔捨得，嗚嗚……（涕淚交流）

正是：兩年生活感慨多！

今朝畢業笑呵呵！

《喜上加喜》

今年學生會將葛師之夜及元宵晚會同於二月廿七日舉行，似乎有雙喜臨門之意，可是同學反應不符理想。

各位學生會幹事唔好失望，我想大家同學都去了別處尋歡，既然大家都只係想尋歡，就無乜所謂啦。

《無分「彼」「此」？》

實習期間，有同學投訴在通知導師更改時間後，導師仍然照常睇堂，令同學評分大受影響，所以招致同學不滿云云。

無辦法啦，今年D導師要睇咁多人，或者佢以為係睇緊第二個人都唔定呢！



九一實習追擊

校園四眼仔

當實習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來看筆者上堂的導師卻不注口的埋怨，謂今車一車級的同學表現極不理想，需要重看及不合格的同學極多。由於不止是一、兩位導師的投訴，所以筆者覺得這問題非常嚴重，所以特別詢問一下導師有關實習同學之不理想表現，大約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項目：

- 一) 上堂表現態度鬆散：教師施教時態度欠積極，而且極不投入，更有甚者忍不住打了呵欠！
- 二) 備課不足：大多數教師的教案過於簡略，以至影響了施教的內容，教師過多離題、重點把握不穩，甚至在時間方面之掌握亦不足。
- 三) 欠缺教案：這問題最嚴重，很多教師連將別人的教案重抄一次的時間都省略了，用了別人的教案，連姓名、時間、班級等資料都沒有更改。
- 四) 貨不對辦：在教案內列出

之教學內容以及教具之運用全部欠奉，全堂由教師自由創作，於是教案形同虛設。

五) 拒絕交代：很多時間更改、課堂調動之類的問題都沒有打電話告訴導師，使導師白跑一趟，而且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情況，使到今車已看多很多同學的導師更覺辛苦。

其實每屆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不過照導師的語氣，今車似乎更加嚴重而已。一車級，毫無經驗的就沖出去當炮灰，表現失準、不夠淡定乃屬難免之事，再加上今車一車級增收了幾乎50%的學生，使本來已經人手不足的導師更加吃緊，多一兩個人犯了這樣的錯誤，導師自然更加做到嘩嘩聲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今車似乎真是過分了點。教案簡略、態度欠佳之類尚可以改善，但不做教案就似乎真說不過去了。以注的慣例，通常同學們

都可以從很多門路中取得「二手教案」，大抵將教案略作修改即可上，尚算輕水輕力，但如果連修改二手教案的功夫都不做，單刀上陣的，就誇張了一點。

聽導師的口氣，當然是非常強硬的，又扣分又band 4之類，但我相信導師仍會盡力普渡眾生的，只要表現略有改善，就不必入轉介小組或離校了。畢竟這是一生前途的問題（被趕離校，對入讀其他專上學院會有障礙），導師都不希望做殺手，親自操刀ban 人的。

既然已入讀教育學院，我覺得安守本分會開心一點，且不論是敬業樂業的問題，就是對於個人來說，教育學院的功課不算深，而且自由時間極多，如果不投入自己的行業，對自己也沒有好處，畢竟你耽擱脫穎教鞭這一行業的機會不多。



實習前後

黃彩竹

春風化雨・桃李滿門

P.E. 化雨

我對教學工作很投入，因為它使我的生命充實。要真正帶動學生成長，便要接觸他們心靈的深處，使其產生共鳴，受感動而作出正確的自我選擇。要做到這樣，除了要有豐富的學科知識、靈活的社會資源運用能力外，更要敞開自己的心扉來面對這些渴求長進的生命。這樣，代價是不輕的，而自己在這許多年的教學歷程中，所付出的代價亦著實不少，但收獲更大，可以說，在整個教學生涯中，得益最大的是自己。

與學生真誠相對，才會擦出生命的火花，產生成長的源頭與動力。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時常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大智大慧，情緒穩定，待人穩重的教師。在教學的生活中，學生所遇到的問題與困惑，往往成了自己生命的考驗，又成為推動在言語、行為、思想上成長的素材。

「亞 s i r，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說謊？」

「因為說謊就是不誠實，而誠實是人類的美德。」

「但我有時說謊是可以幫助別人，甚至可以救人，這不也是人類的美德嗎？」

「那就要視乎情況而定了。」

「那麼我以後就視乎情況而去說謊吧。」

* * *

「亞 s i r，我無法集中精神溫習，腦海中時常浮現鄰班我女朋友的影子，不知如何是好？」

「男兒志在四方，還是以自己的學業為重吧！」

「我知道，但我總是沒法擺脫她的影子，有時想起她也覺得浪漫。」

「那麼你打算怎樣？」

「不知道。」

「不如嘗試擴闊社交圈子，認識多些朋友，參加多些其他活動，避免沉醉在兩人的小圈子裡吧。」

「我試過了，不過如果她在場的話，我倆便不期然的走在一起，但她不在的時候，我

又渴望她能一起參加，總是心不在焉的，活動也顯得乏味了。」

這類問題的困境，使我不斷反思自己的觀念，考驗自己分擔別人情感的能力。在這方面所付出的時間與精神比備課還要多，亦辛苦得多。你說這算是付出呢？還是收取呢？

多車的磨練，使我對自己的思想有更細密的分析，亦更能感受同學們的情緒與情感，從而幫助他們。從最初踏入教室遭學生質疑我的教學法和學識；到幾年後學生因知道我將擔任他們的班主任而鼓掌雀躍的情景，我再敢否認這些成果與滿足嗎？

我熱愛生命，我想這是為師的必要條件。我喜愛學生那種充滿生命活力的神情，是那麼真摯。能夠幫助他們解除因學科問題而產生的苦惱，疏導他們心中的煩悶，使他們重現面上的歡愉，是多麼令人暢快！

「詩人以誠」，總結了我多年教學的心得。而這種真誠又衍生了許多對待學生的方法與態度，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陳小芳，你明白我剛才教的課文嗎？」

「明白。」

「可否告訴我們這段課文的內容？」

「.....」

「要我解釋多一次嗎？」

「好。」

.....

「現在明白了嗎？」

「明白了，你是說....噢

！都是不太明白，可以多講一次嗎？」

「可以。」

.....

「還需要再解釋一次嗎？」

「最好！」角落傳來一把微弱的聲音。

「好，我現在再解釋一次。」

.....

「現在大家明白了吧！黃大明，你現在明白了吧。」

「基本上是明白了，不過

如果可以講多一次，清楚些會更好。」

「好，我再講一次。」

這樣的情景經常可以在我的課上看到。

我解釋得不明白嗎？好，回家改進解釋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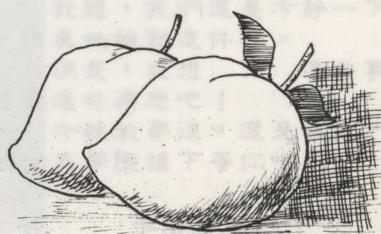
他們不留心嗎？好，改變形式，增加趣味性來幫助他們記憶。

是他們故意搗蛋嗎？可會，但不打緊，這正好表示我教導他們的誠意。

這樣做會對其他同學不公平嗎？會浪費了其他同學的時間嗎？應該叫他們下課後再問嗎？拖慢了全班的進度嗎？所得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真誠，是彼此相交接觸才會產生的一種情操，由上課鐘響踏入課室到下課離開，是同學與老師接觸的最好機會，亦是讓同學了解老師心態的最好時間。我要告訴每一位同學，無論成績好的或成績差的，我都看重他們的需要。

事實告訴我效果是正面的，在其他老師嚷著教書時間不足的同時，我卻注重「超額」完成，還有剩餘時間給他們溫習，而學生在公開試取得的成績也不錯。我對他們的真誠和重視產生了效果，他們喜愛上我的課，而且比較留心。更重要的是許多同學開始受我影響，主動地關心其他同學的問題，並幫助他們。這麼一來，學習進度反而快了。這不正是我們要的教育效果嗎？

這些經歷，使我慢慢意識到所謂「身教」的真諦和它的重要的性和影響力。看到同學們畢業離校，能夠面對自己的抉擇，承擔自己的未來，都是足以使我感到自豪的。



我是初哥

這是我的第一次，是顫驚的一次，亦是開心的一次……

很多人都說這不是件易幹的事，很難做得好，但也有人說是十分刺激，幹得好是很有滿足感的。

就是這樣，我戰戰兢兢、糊裡糊塗地，闖進了那寬大的房間……

我額上冒汗，不知如何是好，畢竟也是我的第一次，是初哥，盡力去幹便成，幹得不好也不要緊，相信練習得多，日予有功，必會長進的，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我呆呆的站立着，心裡是火燄般熾熱，全身血脈沸騰，口裡唸唸有詞，只知道這刻便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只得不顧一切，獻出我的第一次……

開始的一段會是有些困難，感覺很不自然，這時，便須要大家彼此合作。不要以為一切由我指揮，由我命令便會幹得好，有時亦要體諒對方的感受，若有問題，便要針對問題的所在加以改善；不時檢察一下自己有否做得很適當，這樣才會事半功倍。當你適應了他們，適應了環境，那便會來得比較自然，你也會感到舒服些。

時間像滴漏般流去，緊張亦漸漸消失，我亦開始有如懸重負的感覺。待我將心裡的思念，腦子裡貯藏了很久的東西都吐了出來後，便感到終點在望，一切都可暫停了，像洩了氣的皮球，全身乏力。

鐘聲響了……

我蹣跚地抽身而出，站在門外喘氣，回想着剛才的情景，又驚又喜，患得患失，真想不到這就是我的第一次，時間過得真快，瞬眼間便完成。

當我第二次再進入這房間時，我已駕輕就熟，一切來得自然得多了，自己準備得好，自然也會幹得好，我滿意，他們也滿意，彼此也有得益。我施展渾身解數，將我所學的運用出來，收放自如，暢快非常，可謂不亦樂乎！如今，我雖然已不再是初哥，但我亦很嫩，還有很很多要學習的。

這就是我第一次**實習**的經驗，你的又是怎樣呢？

編者按：今天初哥已不是初哥，不是初哥又如何？未當過初哥，又豈能成「師」哥！

初哥

如此師生戀

英文

陳 Sir,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給老師。

我知道這樣寫信給你實在有點唐突，但希望你不會介意，因為我實在很想念你，並且有很多話要對你說，也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

自你任教了我班，更成為了我班主任以來，便一直被你的魅力所迷住。你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散發着男性的光采。蒼勁中帶點輕柔，輕柔中又包含着威嚴，威嚴中又流露關懷，關懷裡卻帶有愛意，就是這一點點已令我傾慕不已。加上你深沉的雙眼裡經常透射出一種滄桑，神祕的眼神，似是細訴着你背後的每一段故事。而你雄渾的雙肩，包裹着那豐滿而又跳動的腔膛，一舉手一投足都顯露着壯男的風範；黝黑的皮膚更顯光澤、有勁

；你教我怎敵不過這一切一切神魂顛倒呢？

此外，你每堂授課的時候，總是那麼細心、耐心，毫不苟且，就是這份教學熱誠也教我醉心。我遍讀羣書，哪有像你這般熱心教導的老師；或許，你是單單這樣教我的班；也許是因為我吧，那我也不管了，總之……

如果你相信我倆的相識是緣份，那就讓這點緣份繼續存留下吧！如果這是一個悽迷、纏綿的夢，那就讓它延續下去吧！如果這是天作之合，那就讓我們再不要按捺自己吧！！

如果可以，就讓我們來一次轟轟烈烈吧！

I am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等待着你的

華

華：

首先，多謝你對我的欣賞及愛慕，作為一個教師，我的責任便是要教導學生，令學生有所學習，滿足到學習成果，也就滿足到我的心了。

起初任教你班，或也有點擔心。人數少固然易於教授，但質素參差卻令我無所適從，但你在班上的表現卻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均勻的身段雖然不太突出，但卻很吸引人，很有潛質，是可造之材。加上你的容貌是特別清秀，不似一般同學的粗獷；而你的皮膚又是特別的皙白，較一般學生為突出。說真的，我也被你勻稱的身形、超凡的外貌所吸引，但礙於諸多的限制，或不能坦白地向你細訴我的感受，因為恐怕會造成很大的不便。

當然，人非草木，我也有我的情感，我有憧憬、有幻想，幻想着能找到一個我喜愛的人，與他一起生活，與他分享我的喜與憂，彼此欣賞，互相關懷，這些豈不是我一生所渴求的嗎？當我見到你被你所吸引的那一刻，我便有觸電的感覺，不敵自己；見面多了，更觸動了我那久未為所動的心弦，那些幻想與渴望也隨即湧來；但當我冷靜下來，便發覺這事是萬萬不可的，我也會受着種種控訴的……

根據教育人員協會所訂的守則，在教師操守的一部分提到：教師應盡量避免與學生發生感情之事，而我更知道，若我與你真的走在一起，相信會引起很多煩惱。先是班內其他同學的胡亂揣測，更會以為我會偏幫於你，在社會方面更恐

怕會受到輿論的壓力。

更何況，你我都是男兒身，更會被那些 清道之士所不容、所歧視。

雖然院方並沒有明文規定不可，且你我亦滿了二十一歲，法例亦剛通過為非刑事化，我本可光明正大的與你攜手共結此緣，但畢竟，道德的壓力令我透不過氣，我勝不過它，我過不了這關，但我很矛盾，也很辛苦……

我想，我們還是冷靜一下，認真地檢討這件事。

但是，我想……這些事還是遲些再想吧！

今晚放學後，還是在我們的健美學院樓下等你吧！

等待着你的
華

陳 sir

亂世出英雄

文君

在這個講求功利的社會中，事事講究效率，人們用以評訂地位的唯一標準——成功的指標，似乎只局限在金錢二字。個人的社會地位、權力，也與專業一詞，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甚麼「三師」……等等，充塞着我們的腦袋。輿論所關注的，是何時取得專業資格，因為取得有關資格後，伴隨而來的便是金錢、社會地位及經濟條件的提升。

目下的社會，有這種現象，已是不爭之論，因此，對於作為準教師的我們，便似乎被大眾所忽視！是否因為人們對專業一詞，有不同的理解，抑或與同學畢業後，出外任教的表現有關呢？姑勿論正確與否，有些重要的因素，是普遍所承認的。

教師應有的態度，首要的是——操守，作為學生的典範、模仿的對象，我們的行為表現，在一定程度上，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每一個學生。當然，筆者無意評論別人的行為，只是我們在很多時候，會不經意地做出一些行為，或透過言論，灌輸一些似是而非的價值觀予我們的學生。例如：有些教師經常強調賭博的害處。可是，當賽馬日那天，我便可以見到他們的蹤影，在投注站流連。等待朋友？剛巧路過此地？天曉得！恐怕只有他們才知道呢！在這種情況下，怎樣令人信服呢？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教師，面對着一羣極易受影響的學生。有些現職的小學教師，經常誤導學生，灌輸一些不正確的觀念，錯計數學題、讀錯字音，大有人在，其中以中文一科，情況尤為嚴重；就拿「積累」這個詞為例，恐怕十分之八九，會讀作「積類」，其實，這個詞語的正確讀音是「積磊」。只有在描述疲倦，或受波及的情況下，才讀作「類」，有些人很懶，不翻檢工具書，才使「積類」「流傳千古」！

以上的情況，關乎一個教師的學養；誠然，在一般的情

況下，一個小學教師的學識，與一個小學生相比較，教師的學識，比學生的知識會更豐富。因此，在為人師表的初期，或會進行備課，可是，有多重教學經驗的教師，仍會備課的，恐怕如鳳毛麟角了！其實，社會的節奏，是不斷進步和加快的，假如我們只因那一點點知識，便沾沾自喜，終有一天，會追不上時代的步伐，會停滯不前！故此，聞來要充實自己的學識，提高自身的學養，這是必須做的。

在有關的教學中，我們又應抱持怎樣的態度呢？

因材施教——是一種較靈活的方法。每一個學生，會有不同的程度，照顧個別差異，可以令到每一個學生，能夠得到較全面的照顧。可是，現行的教育制度下，可以利用這種形式的學校，只是寥寥之數，這種理想的教學形式，就讓我們努力地去實踐吧！

有教無類——每一個學齡兒童，都有權注學校就讀，這是九年免費教育的宗旨。我們在這個大前提下，便盡量將自己所學，教授予每一個學生，所以，無論學生的行為表現怎樣差勁，作為一個教師，基於「有教無類」的原則下，我們便要委身於教育事業，做其「人之患」。

雖然，很多時候會因一些較頑劣的學生影響，致令我們失掉信心，有點兒挫敗的感覺，可是，莫非我們就此放棄、就此放下教鞭？

有一點是需要謹記的，教學是一種長時間的「投資」，並不像其他行業一樣，你付出多少，便可以得到多少回報，也可以即時收到；反觀教育這一行業，是一種漫長的投資，它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學生得到多少，不一定可以即時看到，是需要潛移默化的，才會產生效果的。因此，常言道：「勝不驕，敗不餒。」我們沒有理由因些微的挫折，便「甘願」離開這個圈子。

在這個講求功利的社會裡，我們還有甚麼方法，可以改

變世人的眼光？可以更有效地、更成功地做一個——受人尊敬的、受社會重視的專業教師呢？

從今天起，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編者按：人所共知的言調，可惜卻不是「人所共為」！



論民主牆

秀慧

葛師學生會有一道「民主牆」，應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而且它也不是甚麼新東西，早於八九民運前後，「民主牆」已有它的雛形。可喜的是，今年的「民主牆」的確較注重為出色，尤其是較早時出過好些敏感的專題，令到不少同學都駐足在「民主牆」前閱讀及抒發不同的意見。

可是，筆者卻觀察到好些奇怪的現象。首先，我要解釋清楚「民主牆」是包括兩大部份：「即席意見欄」及投稿部份。顧名思意，「即席意見欄」是讓同學即時寫上意見，直接了當；投稿部份則要求同學把意見寫於紙上，經有關的工作小組審閱後，方可張貼。然而，前者規定同學需按「專題」討論，相反地，後者則容許同學發表不同意見。曾經有一段期間的專題為「學生會」，於是「即席意見欄」的反應「奇佳」，有褒有貶，當然亦有語無倫次。有些意見更討論到「民主牆」的使用原則，更有很很多有心人在「即席意見欄」那些小格裡，寫滿密麻麻的意見，真虧他們有那麼好的耐性。為何他們寧願苦站多時來板書意見，而不試試坐下來，把心裡話寫在紙張上呢？反觀投稿部份，初時的反應簡直可以用「慘淡」兩字來形容，難道葛師學生連寫幾百字的時間也沒有？

好了，到了投稿部份有稿件張貼出來時，又出現了一個不正常情況，那就是有極多之



稿件都是用同一筆名刊出，雖然偶而亦有其他筆名的稿件，但相比起來，前者多了好些。這又意味了甚麼原因呢？是不是葛師就只有寥寥幾位同學是關心社會？抑或是「民主牆」「做妹」，為求有多些稿件面世，便特約某些同學共用同一筆名來寫稿？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還有一個不尋常的現象就是閱讀投稿的人竟有大部分不是葛師學生！君不見，平日的小息及午飯時間，「民主牆」前都是門堪羅雀的，但在放學後，夜師同學未上課或者小息時，很多時都會有夜師的前輩在「民主牆」駐足細讀文章和意見。相比起來，夜師同學似乎更為熱心，更願意抽空去讀「民主牆」的稿件。我猜想，這個現象也並非籌辦「民主牆」的同學所預料得到。

從上述的跡象看來，可以推論出一些原因，來解釋這些特別的現象。第一，葛師同學是非常忙碌的一羣，大家天天忙着上學、走堂、補習、約會、逛街購物和睡覺。以致大家無暇去看、去寫，甚至去想「民主牆」。第二，絕大部分的葛師同學都本着「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態度來面對現實，要不是事情達到燃眉之急的地步，大家仍會懶得去理睬它。眼看現今社會上，政治上都發生着無數與我們有切身關係的事情，例如教育制度，社會福利、政治改革等等，大家都似乎漠不關心。只有少數攬學

生會、負責外務的同學大聲疾呼，希望能夠令廣大的同學回心轉意，重燃起年輕人應有的熱熾心靈。

對於這羣仍充滿熱誠的同學，實在應致以萬二分的敬意。姑勿論會有甚麼成果，積極去爭取人羣的關注確仍具有相當的意義。可是每當想到社會大眾對大專學生作為社會先鋒的寄望，在傳媒上看到各大專院校的同學為爭取民生的行動，相比之下，葛師同學單單在參加會員大會的表現，已經夠令人氣憤。幾乎每次「會大」都是因為不夠票數而腰斬及流會，試想想一次合法的「會大」人數只不過是百多人，而這百多人都交了會費的會員，為何他們不願清楚了解一下究竟那百多圓的會費是怎樣給花費了？或許他們並不是不想積極去參與，只是對學生會的職員太有信心了，又或者覺得潰出去的水是收不了，關心也起不了甚麼作用罷。如果這是真的話，學生會就只有倒退而沒有進步，再長遠點來說，社會也只會由一小撮「有識之士」控制着，任由他們肆意決策。後果會是怎樣，大家可想而知。

唯盼這只是我的假設而已，更不想它真的會發生。

縱然大家仍會忙碌地生活，請大家嘗試抽一丁點兒的時間，看清楚周遭正發生着甚麼；也不要再關上你們的嘴巴，嘗試把你們的意見吐出來吧。年輕人應該是坐言起行的，對嗎？

環保展覽不環保

杰

三日展覽徒自擾

一聲拆版了無痕

一年一度畢業班的盛事，導修小組的展覽在二月五至七日舉行，今屆主題是環境保護，意在喚起學院同學注意環境保護的重要及方法等。但本人發覺在整個展覽期及前後，同學的環保知識並未有明顯增加，對環保態度不是忽視就是漠視。

何解呢？君不見在展覽期前一日，即二月四日，由早上至晚上，一堆一堆的紙屑、紙條、紙張，顏色有紅啦、黃啦、藍啦、綠啦，高度由小丘變成崇山峻嶺，闊度由斷崖變成連綿山脈，蔚為奇觀，不過同學們的效率頗高，不消一刻鐘，就清理妥當，還我禮堂的真面目。

於是三天的展覽就在無聲無息、無驚無險中渡過，拆版的好日子——二月八日又來臨了，只見同學們手起紙落，以超飛彈速度將版面回復舊觀，禮堂又再呈現一片熱鬧和混亂，不過一時十分後，禮堂又變得冷冷清清、乾乾淨淨，可算是「版去堂空」。

綜觀整整一個星期，同學們只是因要評分才被逼觀看其他同學的展覽，觀看時亦未有認真注意他人的設計，所以對環保知識也只是皮毛，而在整個展覽過程中，堪稱耗紙無數而得益甚少，最差的是展期前後的滿堂紅，更難培養同學對環保的態度，在此改寫兩句詩句作結：「三日展覽徒自擾，一聲拆版了無痕。」

地底下的小蟲

牛牛

有一條小蟲蟲，長期居於香港某區某田的泥土下。

一天，有一隻蝸牛跟它聊天，告訴它在海灣戰事中，侯賽因把大量石油注入海裡，海洋生物死傷無數。

蟲蟲聽後，半信半疑，心想自己已一把年紀，卻從未聽過這等可怕的事。為了求証，它決定要到地面看個究竟……

這天，蟲蟲一早起來，先找來些殘枝腐葉，胡亂的填飽了肚子，便開始它艱辛的旅程。它努力的向上爬、向上鑽，大半天便過去了……

終於，燦爛的陽光投入了它的眼簾，耀目得叫它難以睜開眼睛。「好一段日子沒到地面上來了，也不知外間的世界怎樣……」蟲蟲邊想邊看，只見大地一切依然，溫暖的陽光、青翠的綠草、美豔的花朵，一派和平幸福的氣息，那有什麼海灣戰事？侯賽因、石油？連石頭也不多見一塊呢！

「我真傻，竟相信那蝸牛的話……」於是，蟲蟲便返回自己於泥土下的老家，還到處告訴其他同伴不要相信蝸牛的說話，自己已親眼看過，根本沒有海灣戰事，侯賽因、石油也只是騙人的東西……

* * *

當然，以上的只是個虛構的故事，然而，跟蟲蟲般的腳色，卻不難在我們身邊發現。

「知少少，扮代表！」這句話常在我們的口中吐出。這種「地底下的小蟲」肯定不為人所歡迎。他們對事情缺乏洞察力，往往在一知半解之際便妄下結論。可憐可悲的是，在教育學院中亦存在着這些蟲蟲的足跡！

有時這些「蟲蟲」並非存心歪曲事實，只是誤將自己片面的理解作為事實的全部而已。

本年度在學生會「民主牆」上多次出現批評學生會職員（包括編委會及幹事會）安顧同學利益、及或指責今屆學生會「無能」的語句。其實這些同學的指責於某程度而言都可算是事實，因為是同學的親身感受。



可是這些卻並非事實的全部。

舉例說，編委會在本年度出版的刊物皆由學生會職員義務以電腦植字、排版，又在外間接洽了多版廣告，其中不知為何同學省／賺回多少金錢（筆者估計這筆金錢不下數仟元之巨），委編會利用這省／賺回來的錢將刊物辦得更精美（如燙金），這行為算是亂花錢？（記得去屆編委會因財政問題而把學生報的包裝「降級」，同學將他們罵得狗血淋頭！）

據了解，本屆幹事會舉辦的各類活動及福利項目，雖仍有不少缺憾，但亦有較以注進步的地方。就辦事處的整潔方面，是我在葛師以來所未見的；就活動方面，葛師舞會加插了空前的樂隊表演、元宵薈萃反應熱烈、葛師之夜雖只有約七八十人參加，但當晚氣氛融洽，與會者盡興而返；就福利方面，本年首次推出葛師錄，而葛師潔衣亦是去年所沒有的，而且幹事會亦於本年爭取得以會員證到教協福利部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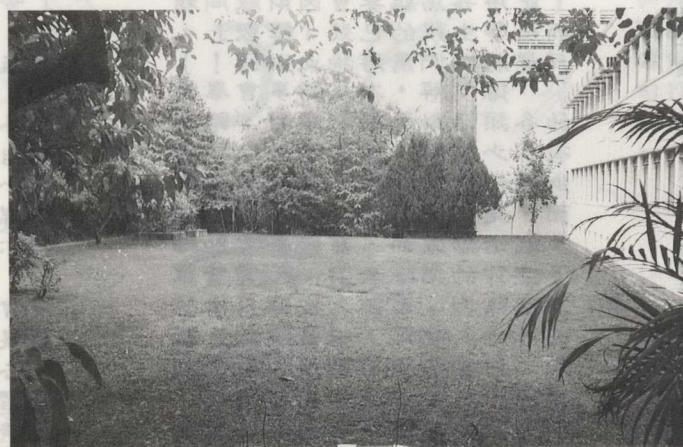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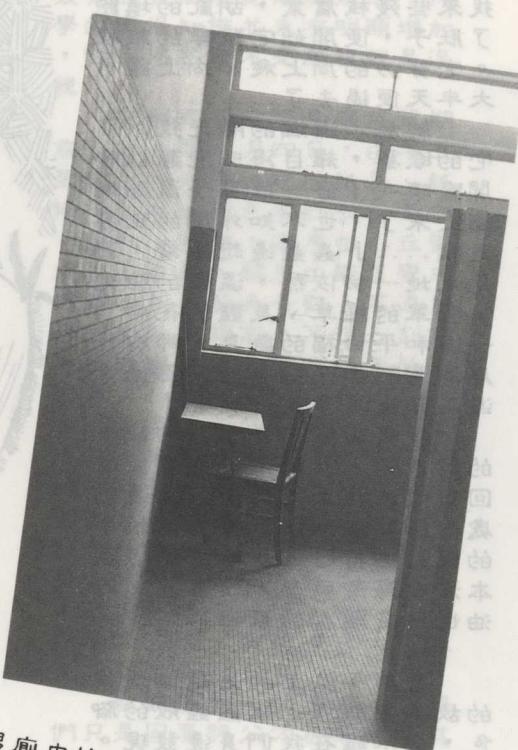
對外方面，師檢會在五月份完成了「致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建議書」，在短短幾個月內完成了兩年的的工作量（因去屆師檢會的工作幾近於零），並先後多次會見議員、記者。

學生會致力於改善教師的專業地位及為同學謀求福利，犧牲了不少自己讀書、兼職、拍拖的時間，卻被部分同學冠以「安顧同學利益」、「無能」等評語，身為葛師一份子的我，一來為他們不值，二來亦感羞恥。

教師的責任除了要傳授知識外，更要透過身教讓學生建立自己的道德、價值觀。香港青少年道德觀念下降，除了受傳媒的影響外，身為教師的我們亦要負部分責任。

「蟲蟲式」的處事態度，只會妨礙個人在理性思維上的發展。我期望着大家一同努力，去除這「地底下的小蟲」的惡習，凡事追求客觀真理，並全情投入，致力改善教師在香港的專業地位。

有地方有人用？！



昔年的竹林七賢呢？
誰說教育學院「小」！



萬綠叢中點點紅。

育
教

大

校

園

區

的

一

片

綠

地

上

有

幾

個

木

箱

在

草

地上

這

是

蜂

箱

這

裏

住

著

幾

隻

蜂

這

裏

住

著

幾

隻

蜂

這

裏

住

著

幾

隻

蜂

這

裏

住

著

幾

隻

蜂

這

裏

住

著

幾

隻

蜂

這

裏

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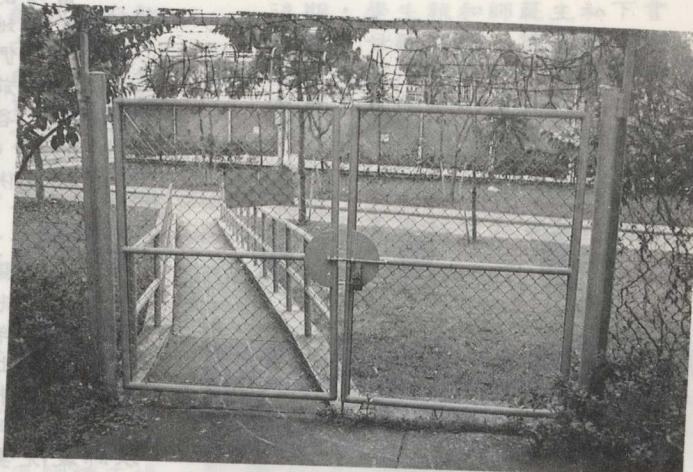
著



院內也有夏威夷的芭蕉？



機：請用我！



走後門，不要給人撞破。



鳥語花香，惜未有知心人一遊。

香港教師教育 1940-1991

從漢文師範學堂到「教育學院」——名和實的轉變和偷換

彭玉文

一) 英國的Training College

過往，西方的教育只是統治階層的專利，是他們的身份象徵和傳承其文化的工具。一般平民教師的培養直到工業革命社會轉型後才開始由政府負責。政府供極有限的資源並要求平民教育能發揮控制社會的功能。「教育」成份便被看輕，而代以淺薄的、大量生產的「訓練」，與其他手工業的學徒訓練在本質上並無不同。當時英國的師資供應機構的等級是「training college」，雖然有「college」的字眼，但英國的 college 屬於專業教育體系，即屬於上述的統治階層的專利學校，資歷是能夠頒發學術文憑，與早期只提供小學程度、後期提供中學程度的 Training College 是兩個有龐大等級差距的機構（屬於兩個不同的教育系統）。Training college 甚至不屬於「教育」範疇而視作「職業訓練」的一部份。

當時的 Training college 大部份由地方政府或教會機構管理，它們會在 Training college 前冠以地區名稱或教會名稱。各地區和志願團體的 Training college 都屬於同等級的師資供應機構。

二) 師範

「師範」則是現代中國的概念。清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奏設南洋公學於上海，內分師範院及上院（相等於今天的大學）、中院（中學）及外院（小學）四部。三院教師，均以師範院學生充當。所以「師範」本來是最高級的教育系統，只有大學堂的高材生才獲選入讀。（王樂齊，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第315頁）。

「師範」二字包含傳統中國文化的一些特質，是西方「教師教育」所無的。封建帝王將教師地位抬至「天、地、君、親」後的高席，教師地位崇高，而能夠成為教師者必需有很高的質素，足以為眾人之模範，所以教師要能做到以身作則去感化學生，而非只限於知識的傳授。

在英語中，因為沒有相應的詞彙可以表達「師範」這個意義豐潤的字眼，香港政府只好勉強譯為“Normal”。在一八八一年建議設立的師範學堂 Normal School、一九二〇年設立的漢文師範學堂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an 也是先有中文名稱然才有英文譯名。而這個英文機構級別與英國本地的機構可稱全沒有關係。

三) 師範學院

到一九四一年，政府首次主動介入師資供應，採用與英國本土一體的 Training College 制度，沿用此級別名稱，又模仿它在前置上名號的習慣，建立 Northcote training college，以當時殖民地總督家族名稱柔族澈名之。

棄 Normal 而採 Training College 為名，也有相應的實質轉變作為支持：政府不再依賴本地有深厚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慈善自願團體（如東華醫院和孔學會）去分擔教師供應的成本，決心由自己一手訓練可以信賴的師資，從英國聘請當地 Training College 系統的教師赴港任教。

政府保留在英文名稱裡所沒有字眼「師範」去掩飾「訓練」的本質不留意或不知道英國師資供應制度的廣大羣眾以至知識份子是大有人在的，大眾大概只知道政府已眾望所歸地肩起了提高師資的責任；在已建立的「師範」基礎上邁出一步。而在羅富國“師範學院”時期內（共十年），英國政府的確繼承本地華人勢力抬頭的社會結構轉變為專提供較優厚的學習資源。

但此十年裡所供應的教師只是一個很細小的教團，他們只服務於高尚華人學校如皇仁等，廣大的低下階層並無受惠。

四) 師範專科學校

當 Training college 的譯名從「師範學院」降格成為「師範專科學校」時，它才介入普及教育中，以低下階層子弟



為教師去教育及訓練低下階層子弟。教學內容亦轉趨低檔。師範專科學校本來是大陸的「高等師範教育」系統中低於師範大學、師範學院、高等師範學校的部門。

這時期的 Training College 回憶了本土華人勢力未足影響殖民地政權時的低微地位。政府曾在一九一〇年在實業專科夜學院 Technical Institute 內附設「漢文師範科」，以簡陋的夜校課程為在職教師提供訓練，列入職業訓練項目。一九二〇年又以貧民義學為班底組成「漢文師範學堂」，才正式提供全日制教師訓練課程，這兩種“師範”絕對與統治階級教育系統隔離，入讀並不為提升社會地位。

在英國本土中，college（學院）屬於高等教育系統，training college雖有 college 字樣，但不被歸入此系統中，只被視為次等系統，所以，港府在一九五〇年因着各種社會變遷及政需要條率的成熟，正式在本港純種的英國 Training college 傳統時，不再冠上「學院」等級，而改用「師範專科學校」以較名等其實（品級）的譯名。一九五〇年遂有羅富國師範專科學校及葛量洪師範專科學校，六〇年乃有柏立基師範專科學校及其後的工商師範專科學校。

此時期的教育重量不重質，與師範學院時代相差甚遠。各種英國 Training college tradition 亦逐漸建立，成為四間師範各自宣稱擁有的獨特傳統的根源。

五) 教育學院

一九六七年，英國本土醞釀 Training College 升格運動。結果是將 Training college 傳統毀滅，頒授教育學士學位，改稱為 College of Education，使之真正擁有 College 的實質而歸入高等教育系統中，不再給在二流位置。這項革新有悠遠的歷史，教師質素社會人士經常討論著，民間亦有強大的監察革新進度的合法組織。

在香港，政府將 Training College 易名為 College of Education，這次改名行動也很低調，而例外地沒有相應的實質轉變。它作了一些無傷大雅的修改，如改行學分制，加強中英語文訓練，增設個人發展課程，甚至開設三半制課程，但在師資、設備、課程、師生關係、學生來源、學生組織、學生出路各方面都保留了 Training college 的特徵：招收低下階層青年入讀，畢業後去管教低下階層兒童。

社會人士包括知識份子們都滿意政府教育學院這些「改進」，至少他們沒有追問易名的原因。英國方面如火如荼的 Training College 升格運動於香港彷彿一項機密消息。政府將易名的行動以低調態度處理，甚至反宣傳為提高學院質素，成為其向外誇耀的有力口實。可是沒有人提起英國間如何有力爭取師範的升格機會，遑論一些教育評論家以 Training College 傳統為國家恥辱的嚴峻批評。

六) 本地師範生自強運動

一九八〇年，部份政府教育學院學生開始表白其醒覺，他們大膽地肯定了自己所接受的是一套不能滿足其成長需要更非專業取向的教育。他們嘗試以課程問卷調查、講座等活動影響學院決策階層，又以增取在畢業禮上可以整齊穿着畢業袍去提醒各位師範生不要妄自菲薄。

一九八二年，自強運動的發展引起了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部的興趣攝製了一個以政府教育學院為題材的新聞節目。學生表達了學院名不符實的情況。稱「教師工匠訓練工場」才是恰當的名字。記者追問院方代表，其回答使所有自強運動成員大為屈服。他承認本身的確只是訓練教師的技術學院而已，並非甚麼有深奧知識可以追尋的大學。（文字資料見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第220頁）這記反駁取消了批評者提出問題的權利；社會輿論包括各位自稱追求社

會公義的知識份子似乎附和着院方，保持著沉默不語的態度。師範自強運動遭受了一記很大的打擊。

七) 反自強的力量

一九八四年，餘波猶興，在一間政府教育學院的迎新會上，一度曾經是自強運動發起人的學生會，在對新丁說好些歡歡迎和鼓舞的話中竟然有這一句：

「你們記着，在牛肉檔裡只敢到牛肉，若你想在牛肉檔找豬肉，是沒有可敢的。」（文字資料見突破85年2月P.16）

此等例證說明了 College of Education 並沒有有實質（豬肉）。其真相只是 training college 傳統（牛肉）。

有趣的是，學院和學生會在被揭穿為名不符實而自己承認了此為事實，其間不存在半點歉咎，或表示要與大家共同面對問題合作改善，而是根本不認為自強團體所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問題，更連消帶打，創做了一個新問題：你們太有野心，太貪婪了。

此後，大約是八十年代的後期，學生報和師範生私下言談間也甘願菲薄，談論教育制度成為高不可攀的話題。學生會成為反改革的有力武器，至少與學院高層同一鼻子出氣了。而 College of Education 也可以名副其實地普遍為師範學生以至香港社會六百萬人所接受了。



離職？三思而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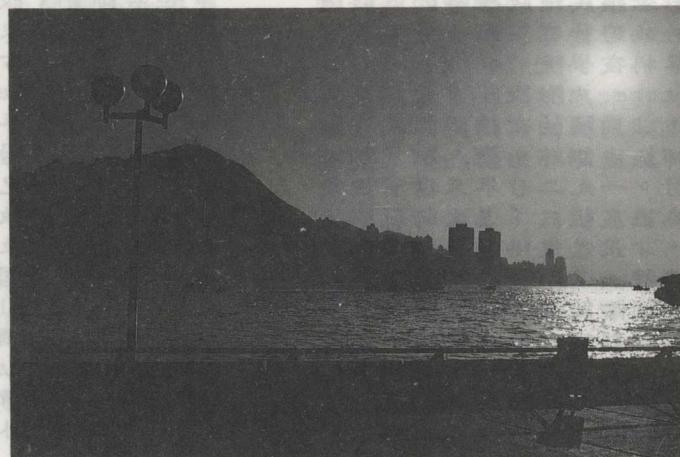
燕川

「教育專業」第九期報道了教師離職的實況，指出教育工作者面臨困境：當老師難，當新校長也難。總之慨嘆勢而少功，身心俱疲，怨聲載道，教育工作者士氣不振，可見一斑。若長此下去，豈非有志之士，均黯然引退？而留任者，又只作無可奈何的苦撐。一池死水，還有什麼作為？故本文意圖從「自剖」的角度，要教育工作者向自身開刀，剖析自己的心思意念，藉此探究「抱怨」、「離職」的緣由，希望啟看清事實的真相。

補充一點說，這篇文章不是為那些把教育當作賺錢工作的人而寫，他們抱怨的理由，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本文所針對的對象，是那些有志投身教育工作，努力耕耘，又常感沮喪困擾，時生離職念頭的教育工作者。

首先，我們要辨清「工作的意義」和「工作的困難」是兩回事。教師抱怨，多由得不到滿足而生，小則為學生品行惡劣、學校設備不足、工作量過多；大則為校方缺乏教育理想，課程編訂不合理，教育制度不完善。結果，由於此等客觀因素，使教師達不到自己預期的教育效果，因而抱怨心力交瘁、事倍功半，甚至認為自己做了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幫兇，成為扼殺學生思想的劊子手，精神受折磨，懷疑教育工作的實效，進而推論出「教育工作只是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的結論。這是一種謬誤。因為教育本質是授業解惑、啓導思想，它的意義並不因我們達不到此目標而喪失。教育，仍是有意義的，只是教育工作困難重重。假如學校教育本身無意義，何不將全港學生「放生」，採取「廢校論」？假如不贊成「廢校論」，則現時的情況，唯一可以說的是，教育工作是有意義的，但異常艱鉅。

失望、沮喪，是摧殘士氣的毒手。感到失望的，原該都有一番理想；若沒有期望，又怎會失望呢？但主觀願望和實際情況，有時會相去甚遠。一廂情願以為可以培育英才，師



生互敬互愛，同工互助互勵，到頭來，學生頑劣不堪，師生對立，公開考試壓力重重，同工間爭名逐利。若此，便頓然陷落在苦海中，焉能不抱怨？又如現在的實況是不為冀望社會、家庭方面對學校教育有何幫助，教育工作者面對種種不良的意識，只能擔當抗衡、排解，善導的角色，假若硬要抱怨社會風氣不好，父母不懂管教子女，那只是自招煩惱。再如一些校長、教師，老是要求學生在公開試中獲取極優的成績的，卻又看不清學生的學業是否符合乎水準，結果是學生吃不消，老師叫苦連天。這情況，跟無知的父母，不顧子女資質如何，一味只求「望子成龍」，有何分別？以上諸般痛苦，皆源於主觀願望不配合實際情況所致，願望必然不能實現。簡單一點說，就是閉起門來訂定「理想」。這種不先量度尺寸，只憑自己喜好而剪裁的衣服，必然衣不稱身。所以，此等失望、痛苦，是自己一手泡製的。

不管現在的情況多麼惡劣

小時候，眼中最深的印象，除了父母，就是教師了。看他們揮動紅筆，在每張作業上圈點評語，學生被贊美時，心潮澎湃，興奮得跳起來；



，從現有的情況作基點，再向前推進，這才是合理的。

許多人說：「改善教育？談何容易！」這又是離職的好理由。現在試由歷史去回答這問題。歷史告訴我們，凡成就大事，莫不經歷數十年甚至數百年。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滿清政府，不是先有太平軍動亂的革命思想，洋務、維新運動的開啓愚蒙，以至多次起義，屢敗屢戰，才會成功？表面上，太平軍失敗了，洋務、維新失敗了，無數革命勇士犧牲了，但這一切一切，難道是白費的嗎？改革教育，也非一朝一夕的事，假如它現在正走進崎嶇之途，那我們是嗟怨不得的，只能面對。況且，在整個社會裡，教育也不過是一個小環節，還有政治，經濟種種因素互為影響。我們必須明白自己的實況，把眼光放遠一點，盡己所能，達到一分效果便是一分，至於在現階段我們無能為力的，便暫且作罷，用輕鬆曠達的心情超越它。餘暇還一樣可以玩玩球，聽聽音樂，調劑身心。這樣，才可以「一壺濁

酒樂心間，笑談教育事！」又何必嗟嘆怨怒呢？

當然，要尋求個人滿足感，這就很難說了。教育的成果，往往不在目前，而在不可見的未來；又往往不是一人之功，而是羣體力量的成果。有時更會發覺學生青出於藍，比自己成就更高，而自己始終還是教師一名！假如一定要企求個人的果報，介懷個人的得失，追尋個人的功業，這實在不明白教育的實質，不了解個人在教育工作中的意義。這將會陷入沮喪之中，又抱怨了！

話說回來，老師也是人，要面對種種壓力，既沒有完善的工作環境，又缺乏個人成就感，是不容易「捱」下去的。難怪前人對教育工作者諸般稱譽：「任重而道遠」、「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偉大的教育工作者」——這些美譽，是輕易地獲得的嗎？

既知道教育現況千瘡百孔，加上諸多制肘，舉步為難。若坐視不理，等同見死不救；徒然積憤胸懷，則於己無益，於事無補；獨力又不敵成事。因此，只有鼓舞士氣，團結一致，方為上策。假如不團結、不改進，只管埋怨，只管獨自默默耕耘，是謂未敵對症下藥。假若就此判定教育是「死症」，未免太武斷了。

有些人離職，去搞電影、去做傳媒工作、去辦雜誌、甚至投身政界，以為這更有助於青少年，他們實在用心良苦。事實上，許多工作，都對教育青少年產生作用。然而，只有一天不否定學校教育的價值這艱鉅的工作，還是需要有人擔負的。每個人面對教育工作的困難，便棄鞭而去，誰去執教呢？

最後，謹希望有志的同工堅守崗位，只要我們不離開，才有機會同心協力，把死水一般的教育現況，變成活泉，更萬望那些位居要職、能翻雲覆雨的仁人義士，拔刀相助，與前線工作的校長、教師們，共同推動教育的巨輪前進，使這一羣艱苦奮鬥的戰士，早日重見青天！

五號報告書的期待

繼「第四號報告書」後，教統會擬訂於本年秋天出版「第五號報告書」。其中將有很大部分涉及師資培訓問題。為此，四師學生會轄下的師範教育檢討委員會（師檢會）特別編寫了一份建議書，希望為四間教育學院的前途和發展提供一些實質的建議予教統會。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始，已有學者和教育界人士關注到師範的發展。將四師合併，將師範納入大學內以至和理工掛勾等，都是當時他們研究的課題，可惜這些意念均未能實現。到八十年代初，師範生們終醒覺起來，為他們和教育學院的前路作出努力。他們抨擊當時的學制和課程，要求政府作出改善。取消考試、設立學分制可說是他們力爭的成果。此後教育學院的發展，相比於其他大專的飛躍前進，便似停滯不前。

在八九年四月師檢會終於成立，目的在於檢討香港的師範教育。不久有透露教統會將

在第四號報告書討論師資培訓（後因問題嚴重而延至第五號報告書），師檢會便始着手建議書的編寫。為了使建議書更充實和有代表性，師檢會曾發千餘份問卷予各中、小學校長，以百計的問卷及電話訪問已畢業同學，更走訪多位學者、議員，翻查檔案……這成為了建議書的骨幹，至今建議書的初稿已完成，內容有：披露四師現況，在制度、課程、師資、資源出現之問題（總括而言，師範似中學多於大專），最重要的當然是建議的部份。

在短期改善的建議有：

- 一) 政府重視教育
- 二) 政府增加資源
- 三) 獨立教署
- 四) 檢討課程
- 五) 提高學術水平
- 六) 政府增加撥款予大學開辦學士學位（教育）課程予文憑教師進修

而長期的改善建議方面，則配合提高教師專業地位，做到所有中、小學教師皆為已接

受師資訓練之學位持有者。方法較簡單的莫如早期構思的做法——教育學院為大學所吸納，擴展大學內之教育學院。更理想者，是設立師範大學，專責研究香港的教育和培訓教師。建議中亦包括了這學士學位「教育」課程，模式為二一一制，即首兩年為學術方面的進修，第三年是教育專科訓練，第四年則全年實習。

由於師檢會內的人手、經驗和能力的不足，故此在建議書印發正稿前，先出一份初稿，讓同學們提出諮詢和建議，以使日後的正稿能更盡善盡美，並能盡快推出。

最後，希望各位同學能站起來，不但能夠作為歷史的見證，同時也和我們一起創造歷史，為沉寂的師範教育掀起巨浪！

九零至九一年度師檢會副主席
鄭一新

編者按：教育界巨浪已然掀起，但並不在教育學院呢！

